晉書/卷0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五 ◄

晉書
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

► 卷五十七

江統〈（子虡、惇）〉　孫楚〈（孫統、綽）〉

江統

江統，字應元，陳留圉人也。祖薈，以義行稱，為譙郡太守，封亢父男。父祚，南安太守。統靜默有遠志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嶷然稀言江應元。」與鄉人蔡克俱知名。襲父爵，除山陰令。時關隴、屢為氐、羌所擾，孟觀西討，自擒氐帥齊萬年。統深惟四夷亂華，宜杜其萌，乃作《徙戎論》。其辭曰：

夫夷蠻戎狄，謂之四夷，九服之制，地在要荒。《春秋》之義，內諸夏而外夷狄。以其言語不通，贄幣不同，法俗詭異，種類乖殊；或居絕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崎嶇川穀阻險之地，與中國壤斷土隔，不相侵涉，賦役不及，正朔不加，故曰「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」。禹平九土，而西戎即敘。其性氣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，戎狄為甚。弱則畏服，強則侵叛。雖有賢聖之世，大德之君，咸未能以通化率導，而以恩德柔懷也。當其強也，以殷之高宗而憊于鬼方，有周文王而患昆夷、獫狁，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軍於霸上。及其弱也，周公來九譯之貢，中宗納單于之朝，以元成之微，而猶四夷賓服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故匈奴求守邊塞，而侯應陳其不可，單于屈膝未央，望之議以不臣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備，禦之有常，雖稽顙執贄，而邊城不弛固守；為寇賊強暴，而兵甲不加遠征，期令境內獲安，疆埸不侵而已。

及至周室失統，諸侯專征，以大兼小，轉相殘滅，封疆不固，而利害異心。戎狄乘間，得入中國。或招誘安撫，以為己用。故申、繒之禍，顛覆宗周；襄公要秦，遽興姜戎。當春秋時，義渠、大荔居秦、晉之域，陸渾、陰戎處伊、洛之間，鄋瞞之屬害及濟東，侵入齊、宋，陵虐邢、衛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，不絕若線。齊桓攘之，存亡繼絕，北伐山戎，以開燕路。故仲尼稱管仲之力，嘉左衽之功。逮至春秋之末，戰國方盛，楚吞蠻氏，晉翦陸渾，趙武胡服，開榆中之地，秦雄咸陽，滅義渠之等。始皇之並天下也，南兼百越，北走匈奴，五嶺長城，戎卒億計。雖師役煩殷，寇賊橫暴，然一世之功，戎虜奔卻，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。

漢興而都長安，關中之郡號曰三輔，《禹貢》雍州，宗周豐、鎬之舊也。及至王莽之敗，赤眉因之，西都荒毀，百姓流亡。建武中，以馬援領隴西太守，討叛羌，徙其餘種于關中，居馮翊、河東空地，而與華人雜處。數歲之後，族類蕃息，既恃其肥強，且苦漢人侵之。永初之元，騎都尉王弘使西域，發調羌、氐，以為行衛。於是群羌奔駭，互相扇動，二州之戎，一時俱發，覆沒將守，屠破城邑。鄧騭之征，棄甲委兵，輿屍喪師，前後相繼，諸戎遂熾，至於南入蜀漢，東掠趙、魏，唐突軹關，侵及河內。及遣北軍中候硃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，十年之中，夷夏俱斃，任尚、馬賢僅乃克之。此所以為害深重、累年不定者，雖由禦者之無方，將非其才，亦豈不以寇發心腹，害起肘腋，疢篤難療，瘡大遲愈之故哉！自此之後，餘燼不盡，小有際會，輒復侵叛。馬賢忸怩，終於覆敗；段穎臨沖，自西徂樂。雍州之戎，常為國患，中世之寇，惟此為大。漢末之亂，關中殘滅。魏興之初，與蜀分隔，疆埸之戎，一彼一此。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、千萬等，後因拔棄漢中，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強國，扞禦蜀虜。此蓋權宜之計，一時之勢，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。今者當之，已受其弊矣。」

夫關中土沃物豐，厥田上上，加以涇、渭之流溉其舄鹵，鄭國、白渠灌浸相通，黍稷之饒，畝號一鐘，百姓謠詠其殷實，帝王之都每以為居，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戎狄志態，不與華同。而因其衰弊，遷之畿服，士庶玩習，侮其輕弱，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。至於蕃育眾盛，則坐生其心。以貪悍之性，挾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輒為橫逆。而居封域之內，無障塞之隔，掩不備之人，收散野之積，故能為禍滋擾，暴害不測。此必然之勢，已驗之事也。當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眾事未罷，徙馮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內諸羌，著先零、罕並、析支之地；徙扶風、始平、京兆之氐，出還隴右，著陰平、武都之界。廩其道路之糧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種，反其舊土，使屬國、撫夷就安集之。戎晉不雜，並得其所，上合往古即敘之義，下為盛世永久之規。縱有猾夏之心，風塵之警，則絕遠中國，隔閡山河，雖為寇暴，所害不廣。是以充國、子

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，有征無戰，全軍獨克，雖有謀謨深計，廟勝遠圖，豈不以華夷異處，戎夏區別，要塞易守之故，得成其功也哉！

難者曰：方今關中之禍，暴兵二載，征戍之勞，老師十萬，水旱之害，薦饑累荒，疫癘之災，劄瘥夭昏。凶逆既戮，悔惡初附，且款且畏，咸懷危懼，百姓愁苦，異人同慮，望寧息之有期，若枯旱之思雨露，誠宜鎮之以安豫。而子方欲作役起徒，興功造事，使疲悴之眾，徙自猜之寇，以無穀之人，遷乏食之虜，恐勢盡力屈，緒業不卒，羌戎離散，心不可一，前害未及弭，而後變復橫出矣。

答曰：羌戎狡猾，擅相號署，攻城野戰，傷害牧守，連兵聚眾，載離寒暑矣。而今異類瓦解，同種土崩，老幼系虜，丁壯降散，禽離獸迸，不能相一。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，悔惡反善，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？將勢窮道盡，智力俱困，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？曰，無有餘力，勢窮道盡故也。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，而令其進退由己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無遷志。方其自疑危懼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無違也。迨其死亡散流，離逿未鳩，與關中之人，戶皆為仇，故可遐遷遠處，令其心不懷土也。夫聖賢之謀事也，為之於未有，理之於未亂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顯而成。其次則能轉禍為福，因敗為功，值困必濟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，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，何哉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，處之與遷，必須口實。若有窮乏糇粒不繼者，故當傾關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計，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。今我遷之，傳食而至，附其種族，自使相贍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，此為濟行者以廩糧，遺居者以積倉，寬關中之逼，去盜賊之原，除旦夕之損，建終年之益。若憚暫舉之小勞，而忘永逸之弘策；惜日月之煩苦，而遺累世之寇敵，非所謂能開物成務，創業垂統，崇其拓跡，謀及子孫者也。

并州之胡，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。漢宣之世，凍餒殘破，國內五裂，後合為二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依阻塞下，委質柔服。建武中，南單于復來降附，遂令入塞，居於漠南，數世之後，亦輒叛戾，故何熙、梁槿戎車屢征。中平中，以黃巾賊起，發調其兵，部眾不從，而殺羌渠。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，以討其賊。仍值世喪亂，遂乘釁而作，鹵掠趙、魏，寇至河南。建安中，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，聽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際，以一部太強，分為三率。泰始之初，又增為四。於是劉猛內叛，連結外虜。近者郝散之變，發于穀遠。今五部之眾，戶至數萬，人口之盛，過於西戎。然其天性驍勇，弓馬便利，倍於氐、羌。若有不虞風塵之慮，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。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，正始中，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，徙其餘種。始徙之時，戶落百

數，子孫孳息，今以千計，數世之後，必至殷熾。今百姓失職，猶或亡叛，犬馬肥充，則有噬齧，況于夷狄，能不為變！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。

夫為邦者，患不在貧而在不均，憂不在寡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廣，士庶之富，豈須夷虜在內，然後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諭發遣，還其本域，慰彼羈旅懷土之思，釋我華夏纖介之憂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計為長。

帝不能用。未及十年，而夷狄亂華，時服其深識。

遷中郎。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，統因上疏曰：「故事，父祖與官職同名，皆得改選，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，不在改選之例。臣以為父祖改選者，蓋為臣子開地，不為父祖之身也。而身名所加，亦施于臣子。佐吏系屬，朝夕從事，官位之號，發言所稱，若指實而語，則違經禮諱尊之義；若詭辭避回，則為廢官擅犯憲制。今以四海之廣，職位之眾，名號繁多，士人殷富，至使有受寵皇朝，出身宰牧，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，子孫不得言其位號，所以上嚴君父，下為臣子，體例不通。若易私名以避官職，則違《春秋》不奪人親之義。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，宜與觸父祖名為比，體例既全，於義為弘。」朝廷從之。

轉太子洗馬。在東宮累年，甚被親禮。太子頗闕朝覲，又奢費過度，多諸禁忌，統上書諫曰：

臣聞古之為臣者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獻可替否，拾遺補闕。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，言無口過，德音發聞，揚名後世。臣等不逮，無能雲補，思竭愚誠，謹陳五事如左，惟蒙一省再省，少垂察納。

其一曰，六行之義，以孝為首，虞舜之德，以孝為稱，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，左右就養無方。文王之為世子，可謂篤於事親者也，故能擅三代之美，為百王之宗。自頃聖體屢有疾患，數闕朝侍，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，以致疑惑。伏願殿下雖有微苦，可堪扶輿，則宜自力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終日乾乾。」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。

其二曰，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，睿喆之質，必須輔弼之助，相導之功，故虞舜以五臣興，周文以四友隆。及成王之為太子也，則周、召為保傅，史佚昭文章，故能聞道早備，登崇大業，刑措不用，流聲洋溢。伏惟殿下天授逸才，聰鑒特達，臣謂猶宜時發

聖令，宣揚德音，諮詢保傅，訪逮侍臣，覲見賓客，得令接盡，壅否之情沛然交泰，殿下之美煥然光明。如此，則高朗之風，扇於前人；弘範令軌，永為後式。

其三曰，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，故堯稱采椽茅茨，禹稱卑宮惡服，漢文身衣弋綈，足履革舃，以身先物，政致太平，存為明王，沒見宗祀。及諸侯修之者，魯僖以躬儉節用，聲列《雅頌》；紛冒以篳路藍縷，用張楚國。大夫修之者，文子相魯，妾不衣帛；晏嬰相齊，鹿裘不補，亦能匡君濟俗，興國隆家。庶人修之者，顏回以簞食瓢飲，揚其仁聲；原憲以蓬戶繩樞，邁其清德。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。故能懸名日月，永世不朽，蓋儉之福也。及到末世，以奢失之者，帝王則有瑤台瓊室，玉懷象箸，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，酒池肉林。諸侯為之者，至於丹楹刻桷，饋征百牢。大夫有瓊弁玉纓，庶人有擊鐘鼎食。亦罔不亡國喪宗，破家失身，醜名彰聞，以為後戒。竊聞後園鏤飾金銀，刻磨犀象，畫室之巧，課試日精。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，萬物之富，以今方古，不足為侈也。然上之所好，下必從之，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。昔漢光武皇帝時，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，馬以駕鼓車，劍以賜騎士。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，即詔有司焚之都街。高世之主，不尚尤物，故能正天下之俗，刑四方之風。臣等以為畫室之功，可且減省，後園雜作，一皆罷遣，肅然清靜，優遊道德，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。

其四曰，以天下而供一人，以百里而供諸侯，故王侯食藉而衣稅，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，莫有不贍者也。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。交易而退，以通有無者，庶人之業也。《周禮》三市，旦則百族，晝則商賈，夕則販夫販婦。買賤賣貴，販鬻菜果，收十百之盈，以救旦夕之命，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。樊遲匹夫，請學為圃，仲尼不答；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，又譏其不仁；公儀子相魯，則拔其園葵，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。秦、漢以來，風俗轉薄，公侯之尊，莫不殖園圃之田，而收市井之利，漸冉相放，莫以為恥，乘以古道，誠可愧也。今西園賣葵菜、藍子、雞、面之屬，虧敗國體，貶損令問。

其五曰，竊見禁土，令不得繕修牆壁，動正屋瓦。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，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，宜可蠲除，於事為宜。

朝廷善之。

及太子廢，徙許昌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。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，拜辭道左，悲泣流漣。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、洛陽獄。付郡者，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，系洛陽者猶未釋。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：「所以廢徙太子，以為惡故耳。東宮故臣冒罪拜辭，

涕泣路次，不顧重辟，乃更彰太子之德，不如釋之。」謚語洛陽令曹攄，由是皆免。及太子薨，改葬，統作誄敘哀，為世所重。

後為博士、尚書郎，參大司馬、齊王冏軍事。冏驕荒將敗，統切諫，文多不載。遷廷尉正，每州郡疑獄，斷處從輕。成都王穎請為記室，多所箴諫。申論陸雲兄弟，辭甚切至。以母憂去職。服闋，為司徒左長史。東海王越為兗州牧，以統為別駕，委以州事，與統書曰：「昔王子師為豫州，未下車，辟荀慈明；下車，辟孔文舉。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？」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，陳留阮修為直言，濟北程收為方正，時以為知人。尋遷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，領國子博士。永嘉四年，避難奔于成皋，病卒。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。二子：虓、惇。

子虓、惇

虓字思玄，本州辟舉秀才，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。復為州別駕，辟司空郗鑒掾，除長山令。鑒又請為司馬，轉黃門郎。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，請為長史。冰薨，庾翼以為諮議參軍，俄而復補長史。翼薨，大將幹瓚作難，虓討平之。除尚書吏部郎，仍遷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吏部尚書。永和中，代桓景為護軍將軍。出補會稽內史，加右軍將軍。代王彪之為尚書僕射。哀帝即位，疑周貴人名號所宜，虓議見《禮志》。帝欲於殿庭立鴻祀，又欲躬自藉田，虓並以為禮廢日久，儀注不存，中興以來所不行，謂宜停之。為僕射積年，簡文帝為相，每訪政事，虓多所補益，轉護軍將軍，領國子祭酒，卒官。子斌，曆琅邪內史、驃騎諮議。斌子恆，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。恆弟夷，尚書。

惇字思悛，孝友淳粹，高節邁俗。性好學，儒玄並綜。每以為君子立行，應依禮而動，雖隱顯殊途，未有不傍禮教者也。若乃放達不羈，以肆縱為貴者，非但動違禮法，亦道之所棄也。乃著《通道崇檢論》，世咸稱之。蘇峻之亂，避地東陽山，太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，又辟太尉掾；康帝為司徒，亦辟焉；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；徵拜博士、著作郎，皆不就。邑裏宗其道，有事必諮而後行。東陽太守阮裕、長山令王濛，皆一時名士，並與惇遊處，深相欽重。養志二十餘年，永和九年卒，時年四十九，友朋相與刊石立頌，以表德美雲。

孫楚

孫楚，字子荊，太原中都人也。祖資，魏驃騎將軍。父宏，南陽太守。楚才藻卓絕，

爽邁不群，多所陵傲，缺鄉曲之譽。年四十餘，始參鎮東軍事。文帝遣符劭、孫郁使吳，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：

蓋見機而作，《周易》所貴；小不事大，《春秋》所誅。此乃吉凶之萌兆，榮辱所由生也。是故許、鄭以銜璧全國，曹譚以無禮取滅。載藉既記其成敗，古今又著其愚智，不復廣引譬類，崇飾浮辭。苟以誇大為名，更喪忠告之實。今粗論事要，以相覺悟。

昔炎精幽昧，歷數將終，恆、靈失德，災釁並興，豺狼抗爪牙之毒，生靈罹塗炭之難。由是九州絕貫，王綱解紐，四海蕭條，非復漢有。太祖承運，神武應期，征討暴亂，克甯區夏；協建靈符，天命既集，遂廓弘基，奄有魏域。土則神州中嶽，器則九鼎猶存，世載淑美，重光相襲，故知四隩之攸同，帝者之壯觀也。昔公孫氏承藉父兄，世居東裔，擁帶燕胡，憑陵險遠，講武遊盤，不供職貢，內傲帝命，外通南國，乘桴滄海，交酬貨賄，葛越布於朔土，貂馬延于吳會；自以控弦十萬，奔走之力，信能右折燕、齊，左震扶桑，輮轢沙漠，南面稱王。宣王薄伐，猛銳長驅，師次遼陽，而城池不守；枹鼓暫鳴，而元凶折首。於是遠近疆埸，列郡大荒，收離聚散，大安其居，眾庶悅服，殊俗款附。自茲以降，九野清泰，東夷獻其樂器，肅慎貢其楛矢，曠世不羈，應化而至，巍巍蕩蕩，想所具聞也。

吳之先祖，起自荊、楚，遭時擾攘，潛播江表。劉備震懼，亦逃巴、岷。遂因山陵積石之固，三江五湖浩汗無涯，假氣遊魂，迄茲四紀。兩邦合從，東西唱和，互相扇動，距捍中國。自謂三分鼎足之勢，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。相國晉王輔相帝室，文武桓桓，志厲秋霜，廟勝之算，應變無窮，獨見之鑒，與眾絕慮。主上欽明，委以萬機，長轡遠禦，妙略潛授，偏師同心，上下用力，陵威奮伐，深入其阻，并敵一向，奪其膽氣。小戰江由，則成都自潰；曜兵劍閣，則姜維面縛。開地六千，領郡三十。兵不逾時，梁、益肅清，使竊號之雄，稽顙絳闕，球琳重錦，充於府庫。夫韓並魏徙，號滅虞亡，此皆前鑒，後事之表。又南中呂興，深睹天命蟬蛻內附，願為臣妾。外失輔車脣齒之援，內有羽毛零落之漸，而徘徊危國，冀延日月，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，自以為強，殊不知物有興亡，則所美非其地也。

方今百僚濟濟，俊乂盈朝，武臣猛將，折沖萬里，國富兵強，六軍精練，思復翰飛，飲馬南海。自頃國家整修器械，興造舟楫，簡習水戰，樓船萬艘，千里相望，刳木已來，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。驍勇百萬，畜力待時。役不再舉，今日之師也。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，猶以為愛人治國，道家所尚，崇城遂卑，文王退舍，故先開大信，喻

以存亡，殷勤之指，往使所究也。若能審勢安危，自求多福，蹶然改容，祗承往錫，追慕南越，嬰齊入侍，北面稱臣，伏聽告策，則世祚江表，永為魏藩，豐功顯報，隆於今日矣。若猶侮慢，未順王命，然後謀力雲合，指麾從風，雍、梁二州，順流而東，青、徐戰士，列江而西，荊、揚兗、豫，爭驅八沖，征東甲卒，武步秣陵，爾乃王輿整駕，六戎徐征，羽校燭日，旌旗星流，龍游曜路，歌吹盈耳，士卒奔邁，其會如林，煙塵俱起，震天駭地，渴賞之士，鋒鏑爭先，忽然一旦，身首橫分，宗祀淪覆，取戒萬世，引領南望，良助寒心！夫療膏肓之疾者，必進苦口之藥；決狐疑之慮者，亦告逆耳之言。如其猶豫，迷而不反，恐俞附見其已死，扁鵲知其無功矣。勉思良圖，惟所去就。

劭等至吳，不敢為通。

楚後遷佐著作郎，復參石苞驃騎軍事。楚既負其材氣，頗侮易於苞，初至，長揖曰：「天子命我參卿軍事。」因此而嫌隙遂構。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，楚亦抗表自理，紛紜經年，事未判，又與鄉人郭奕忿爭。武帝雖不顯明其罪，然以少賤受責，遂湮廢積年。初，參軍不敬府主，楚既輕苞，遂制施敬，自楚始也。

征西將軍，扶風王駿與楚舊好，起為參軍。轉梁令，遷衛將軍司馬，時龍見武庫井中，群臣將上賀，楚上言曰：「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，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，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，可謂楚既失之，而齊亦未為得也。夫龍或俯鱗潛於重泉，或仰攀雲漢遊乎蒼昊，而今蟠于坎井，同於蛙蝦者，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，廝役之賢沒于行伍？故龍見光景，有所感悟。願陛下赦小過，舉賢才，垂夢于傅岩，望想於渭濱，修學官，起淹滯，申命公卿，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，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，無系世族，必先逸賤。夫戰勝攻取之勢，並兼混一之威，五伯之事，韓、白之功耳；至於制禮作樂，闡揚道化，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。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。」

惠帝初，為馮翊太守。元康三年卒。

初，楚與同郡王濟友善，濟為本州大中正，訪問銓邑人品狀，至楚，濟曰：「此人非卿所能目，吾自為之。」乃狀楚曰：「天才英博，亮拔不群。」楚少時欲隱居，謂濟曰：「當欲枕石漱流。」誤云「漱石枕流」。濟曰：「流非可枕，石非可漱。」楚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厲其齒。」楚少所推服，惟雅敬濟。初，楚除婦服，作詩以示濟，濟曰：「未知文生於情，情生於文，覽之淒然，增伉儷之重。」

三子：眾、洵、纂。眾及洵俱未仕而早終，惟纂子統、綽並知名。

纂子統

統字承公。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。誕任不羈，而善屬文，時人以為有楚風。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，命為參軍，辭不就，家於會稽。性好山水，乃求為鄞令，轉在吳寧。居職不留心碎務，縱意遊肆，名山勝川，靡不窮究。後為余姚令，卒。子騰嗣，以博學著稱，位至廷尉。騰弟登，少善名理，注《老子》，行於世，仕至尚書郎，早終。

統弟綽

綽字興公。博學善屬文，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。居於會稽，遊放山水，十有餘年，乃作《遂初賦》以致其意。嘗鄙山濤，而謂人曰：「山濤吾所不解，吏非吏，隱非隱，若以元禮門為龍津，則當點額暴鱗矣。」所居齋前種一株松，恆自守護，鄰人謂之曰：「樹子非不楚楚可憐，但恐永無棟樑日耳。」綽答曰：「楓柳雖復合抱，亦何所施邪！」綽與詢一時名流，或愛詢高邁，則鄙於綽，或愛綽才藻，而無取於詢。沙門支遁試問綽：「君何如許？」答曰：「高情遠致，弟子早已伏膺；然一詠一吟，許將北面矣。」絕重張衡、左思之賦，每云：「《三都》、《二京》，五經之鼓吹也。」嘗作《天臺山賦》，辭致甚工，初成，以示友人范榮期，云：「卿試擲地，當作金石聲也。」榮期曰：「恐此金石非中宮商。」然每至佳句，輒云：「應是我輩語。」除著作佐郎，襲爵長樂侯。」

綽性通率，好譏調。嘗與習鑿齒共行，綽在前，顧謂鑿齒曰：「沙之汰之，瓦石在後。」鑿齒曰：「簸之揚之，糠秕在前。」

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，補章安令，徵拜太學博士，遷尚書郎。楊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。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。轉永嘉太守，遷散騎常侍，領著作郎。

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，以河南粗平，將移都洛陽。朝廷畏溫，不敢為異，而北土蕭條，人情疑懼，雖並知不可，莫敢先諫。綽乃上疏曰：

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「便當躬率三軍，討除二寇，蕩滌河、渭，清灑舊京，然後神旂電舒，朝服濟江，反皇居於中土，正玉衡於天極。」斯超世之弘圖，千載之盛事。

然臣之所懷，竊有未安，以為帝王之興，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，貴能以義平暴，因而撫之。懷湣不建，滄胥秦京，遂令胡戎交侵，神州絕綱，土崩之釁，誠由道喪。然中夏蕩蕩，一時橫流，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，何哉？亦以地不可守，投奔有所故也。天祚未革，中宗龍飛，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，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。《易》稱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」，險之時義大矣哉！斯已然之明效也。今作勝談，自當任道而遺險；校實量分，不得不保小以固存。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，蒼生殄滅，百不遺一，河洛丘、虛，函夏蕭條，井堙木刊，阡陌夷滅，生理茫茫，永無依歸。播流江表，已經數世，存者長子老孫，亡者丘隴成行。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哀實為交切。若遷都旋軫之日，中舉五陵，即復緬成遐域。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，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！

溫今此舉，誠欲大覽始終，為國遠圖。向無山陵之急，亦未首決大謀，獨任天下之至難也。今發憤忘食，忠慨亮到，凡在有心，孰不致感！而百姓震駭，同懷危懼者，豈不以反舊之樂賒，而趣死之憂促哉！何者？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，一朝拔之，頓驅踧於空荒之地，提挈萬里，逾險浮深，離墳墓，棄生業，富者無三年之糧，貧者無一餐之飯，田宅不可復售，舟車無從而得，舍安樂之國，適習亂之鄉，出必安之地，就累卵之危，將頓僕道塗，飄溺江川，僅有達者。夫國以人為本，疾寇所以為人，眾喪而寇除，亦安所取裁？此仁者所宜哀矜，國家所宜深慮也。自古今帝王之都，豈有常所，時隆則宅中而圖大，勢屈則遵養以待會。使德不可勝，家有三年之積，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。今天時人事，有未至者矣，一朝欲一宇宙，無乃頓而難舉乎？

臣之愚計，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，先鎮洛陽，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，掃平梁、許，清一河南，運漕之路既通，然後盡力於開墾，廣田積穀，漸為徙者之資。如此，賊見亡征，勢必遠竄。如其迷逆不化，復欲送死者，南北諸軍風馳電赴，若身手之救痛癢，率然之應首尾，山陵既固，中夏小康。陛下且端委紫極，增修德政，躬行漢文簡樸之至，去小惠，節游費，審官人，練甲兵，以養士滅寇為先。十年行之，無使隳廢，則貧者殖其財，怯者充其勇，人知天德，赴死如歸，以此致政，猶運諸掌握。何故舍百勝之長理，舉天下而一擲哉！陛下春秋方富，溫克壯其猷，君臣相與，弘養德業，括囊元吉，豈不快乎！

今溫唱高議，聖朝互同，臣以輕微，獨獻管見。出言之難，實在今日，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，竊以無諱之朝，狂瞽進說，芻蕘之謀，聖賢所察，所以不勝至憂，觸冒幹陳。若陛下垂神，溫少留思，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顧哉！如以幹忤罪大，欲加顯戮，使丹誠上達，退受刑誅，雖沒泉壤，屍且不朽。

桓溫見綽表，不悅，曰：「致意興公，何不尋君《遂初賦》，知人家國事邪！」尋轉廷尉卿，領著作。綽少以文才垂稱，于時文士，綽為其冠。溫、王、郗、庾諸公之薨，必須綽為碑文，然後刊石焉。年五十八，卒。

子嗣，有綽風，文章相亞，位至中軍參軍，早亡。

【史評】

史臣曰：江統風檢操行，良有可稱，陳留多士，斯為其冠。《徙戎》之論，實乃經國遠圖。然運距中衰，陵替有漸，假其言見用，恐速禍招怨，無救於將顛也。逮潛懷廢徙，冒禁拜辭，所謂命輕鴻毛，義貴熊掌。彪位隆端石，竭誠獻替。惇遺忽榮利，聿修天爵。雖出處異途，俱難兄弟矣。孫楚體英絢之姿，超然出類，見知武子，誠無愧色。覽其貽皓之書，諒曩代之佳筆也。而負才誕傲，蔑苞忿奕，違遜讓之道，肆陵憤之氣，丁年沈廢，諒自取矣。統、綽棣華秀髮，名顯中興，可謂無忝爾祖。統竟淪跡下邑，窮觀勝地，會其心焉。綽獻直論辭，都不懾元子，有匪躬之節，豈徒文雅而已哉！

贊曰：應元蹈義，子荊越俗。江寡悔尤，孫貽擯辱。統昆弟，江左馳聲。彬彬藻思，綽冠群英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